

奇情小說 猩娘小傳

上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說小說奇情

猩娘小傳提要

俄之禁酒會卽虛無黨之變相一名  
偵探得之屢瀕於危賴一女子名猩  
娘者多方營救因感恩而成佳偶此  
書於黨中之變幻不測猩娘之肆應  
無窮雙管齊下讀者如置身疑陣驚  
怖河漢之無極小說至此歎觀止矣

奇情小說 猩娘小傳 卷上

錢塘蔣譯

第一章 驚豪

咄！咄！誰爲此無恥之悲泣？畢君！君其偕余往搜其蹤，噫！泣聲已越山而過，速行勿懈，遲則將無及。

此時同行者爲二人。一人執短槍着山行之獵服，鬚髮繞喙，獰狀極可怖。所呼之畢君年較少，裝飾亦如其友。方循山徑逐麋，聞聲即驚顧答曰：「此或彼奴以僞態誘吾輩君勿爲所誑。」中其覆也。髯者曰：「君膽小如鼷，殊無丈夫氣。今已在自由空氣中，尙慮彼奴狙伺耶？」年少者蹙額不語，乃隨之行。

此地山明川媚，爲歐土之桃花源。前臨義尼威湖，湖水清澈，游鱗可數。二人所居乃與法接境之法蘭山，山多原獸，足供割鮮之用。居此者可漁可獵，誠樂園。

也。然芳卉之下。蟄蛇蟠焉。茂林之中。封狼藪焉。瑞士山水清奇。游蹤儻集。形勝誠獨絕。所美哉。有憾者。則列邦逃人。如水赴壑。以是爲鄉。動演慘劇。爲山靈所不能詰也。

髯者爲俄國莫斯科省憂力甫德少將。以事受謫。有西伯利亞之行。少年名畢爾森。亦以大佐發遣者也。二人至中途。計醉監者破檻車逃。間行至瑞士。至甫數日。聞俄已遣偵探三五輩。巡於伯爾尼。二人遂復遯至是。

是地蓋熱尾瓦之南境。萬山叢疊。林壑幽深。動植蕃鮮。風景獨絕。積雪迴於峯巔。飛瀑懸於木末。春秋佳日。遊侶如雲。夏之避暑。其間者尤衆。夏畢。溷跡此中。亦如巨魚縱壑矣。然偵探之影。無日不照其腦中。偶遇舉動詭秘者。卽數數驚蓋。俄京偵探。防黨人如鬼神。瑞士逃人備偵探者。亦如之。二人固同情共表也。是日。夏力偕畢氏於湖濱行獵。猝覩一法裝紳士。趨過其側。紳士冠深簷之冠。厚覆其面。殊不可見。然衣服寬博。口啞煙草。酒氣刺鼻。觀若表其爲俄人贗裝。

者。憂畢見狀。相語以目。視線咸及其身。此紳士似已覺。逕行不顧。二人尾其後。有頃。至一山坳。崩雪忽墮前行之道。遂阻。遙瞻紳士。其去已遠。二人乃返。返而遇。纏畢。發一槍。中其尻。馳逐之間。哭泣之聲猝作。憂力疑前紳士爲幻。趣畢。偕行窺探。如吾前之所述。

峯迴路轉。松柏蒼蒼。夾徑濤聲。拂雲謾謾。此中現一墓門。宿草未荒。花圈宛在。佳城葱鬱。靈風歸然。二人乃悟。向者啼聲爲上墓者所發。然四顧無人。惟道旁細草如茵。上鏽銳履之印。知來者實爲女郎。適間疑問。純爲誤會。二人不復窮蹤。荷槍而返。足音旣遠。森林之後。忽有一女郎步出。徐呼曰。夏麥。君其無懼。彼人遠矣。

斯時卽聞一人應聲而前。蓋即憂力所見之法國裝紳士也。紳士近女側。卽與握手曰。猩卿！卿受驚矣。然彼人與余素有隙。余不能令其見。幸卿覆我以落葉。得安臥土穴。避其銳否。將有決鬥事。未知鹿死誰手耳。女曰。君與妾締交匪

朝夕而君之身世。妾至今未能明晰。豈以妾爲不足與語耶。紳士曰。余身世實難語卿。且余觀卿居萬山中。靜野無鄰家。世亦不詳於人口。僕何嘗必欲窮詰耶。言時日視樹顛斜。陽將墜復曰暮。煙起矣。余輦盍緩緩歸乎。遂攜女手。遵山路行。女明眸善睐。髮若淡金翠。地長裙作碧波色。時當首夏。單縠之衣輕籠若霧。誠安琪兒之肖影也。紳士年近三旬。若以炫服自飾。容止亦殊閒雅。顧衣被苟簡。益以風塵之色。而玉樹丰姿。未免少減。

羣峰深處。嵐翠侵衣。夕照旣盡。新月銜於缺壁。狐嗥狖叫。慄人心魄。女則進行未已。紳士指當路之石。謂之曰。若余獨行訪卿。或有狙吾於此者。宵不險甚。女曰。君每好言失意事。令人不怡。妾故非迷信家。然凡事皆有預兆。何弗擇一二可喜之事言之也。

紳士咍曰。吾言狙擊。寧已有人狙擊耶。余聞猶太最喜穢祥。其人種。幾受淘汰。於今之世界。卿何爲而法彼哉。

女曰。妾愛君切。惟願君畢生皆幸福。凡有害於君者。非獨不欲見。抑亦不欲聞也。君乃謂余類猶太人乎。君試觀妾於涉及一己之言。初不審慎。若此亦可知妾之性質矣。

紳士曰。誠懇哉卿也。竟以余爲卿之第二。生命余摯感卿殊無以報。女聞至此低眉一笑。若深喜用情之不悞者。俄而紅暈於頰。芳心又不知何屬矣。紳士與女攜手行忘路之遠近。忽舉首見有古西班牙式之屋數幢。隱於翠微深處。風景依依入畫。不覺矢口曰至矣。

此紳士爲何人乎。此女子何故蟄居山中。若與斯世隔絕乎。聞女子之父本爲伯爾尼世族。瑞士雖重平等。然遇遙遙華胄。亦頗盡禮。非如法蘭西之大恐慌。愛爾蘭之爭田土。其時代踴踏豪貴之不留餘地也。女子之父名福祿勒。字紀元一千八七十年。福祿之先德。曾以資格入贊軍機。而福祿即以是時移居法蘭山。惟歲時入都一歸省。此外則城市中無其足迹。女之王父卒。福祿遂以

財產託其經理人麥克令月以所得賸山中自是不復出山矣。

第二章 訪艷

女爲福祿在山時所誕。然其母何族則邦人乃不能詳。蓋福祿生平未結婚無端忽有一女人多疑爲外婦所出而福祿殊謹飭不與挑達者類。其立遺囑時惟曰傳之吾女猩娘而已。猩娘者女之小字。立此遺囑時麥克欲不認其有女。然舍女則無可傳。於是乃入女手。

侍女者有一老僕名曰根德。根德自福祿入山時卽隨侍知猩娘身世最悉。而不肯舉以告人。卽猩娘欲自知其歷史亦勒不告。女每涕泣詢以母族根輒謂其母家血統已絕。言亦無益。至詰以母葬何地。根德始不得已告以處所。女乃自製花圈。詣冢一痛不謂忽與紳士遇也。

紳士自言爲法國聖德尼人。於聖德尼府爲望族。能通四國方言。而於俄語最嫋熟。然紳士之爲俄語。乃如操土音。而法語則轉不甚規。則女輒疑爲俄之逃。

人避其政府至此而紳士之言俄國政治初不非訕其政府則又足以證其非逃人也紳士名歇格夏麥交遊甚罕厲女家時偶有訪之者又多不稱爲夏麥先生女於是益知其姓名之僞也

女以其自稱歇格則亦以歇格呼之其初與之遇也則在於意之波鹿拿猩娘不恒居瑞根德每導之游歷他國有詢其姓字者根輒應以僞語

至意適意人開鬥牛會歇格手握雙牛猶有餘勇女爲之心折立與締交締交後乃知歇格於理化音樂靡所不精屢爲社會婦女所歡迎而勇力猶其餘事也

猩娘意大利之遊旣畢約歇至瑞必主其家勒李氏之居山中固鮮過訪者根德聞女與歇期腦筋中一若含無限戟刺然女言旣出乃不可悔怏怏而歸歸時計女出遊時恆少若克歇過訪將託詞以拒蓋老人見歇目光流利顧盼之中宛將以肅殺之氣深慮情好不終將貽大戚也

歇格者固常往來於瑞者也。顧其至瑞或以商人服或以學生服或以紳士服厥狀屢變故人多不一識。是日方爲紳士服不圖爲夏力二人所窺將與尋覈。歇跳身免時猩娘方哭墓與之遇相見甚歡二人猝尋泣聲至歇聞足音急謂猩娘曰密司速以落葉覆我密司亦匿迹樹後彼來者吾仇也若知余蹤將驚密司矣言畢選擇一坎窔臥其中猩娘從其教二人果未能踪跡。

勒孚氏之屋形式頗古雕刻繪畫則經近世美術所創造又不類山居之樸陋。入門即爲客室猩娘肅歇入甫就坐猩娘卽問君法產何與瑞人爲仇。歇哂曰密司誠未窺其隱彼人豈瑞產耶根德時亦在側卽儳言曰夏麥先生所言良是端境爲逃人淵藪先生所遇母亦其類乎歇格微點其首。

客室之前俯萬山之嵐翠檻外猿啼狹鄙野趣盎然時猩娘命根德具餐野菽山肴饒有特別風味歇格撫膺歎曰僕若得於此間買山卜築一息勞生願亦足矣猩娘曰君自宜努力國家爲社會建設事業安得萌厭世之想苟不然者。

余固可爲此聞居停主人也。歇曰：謝密司厚愛。願他日母忘此言。

餐既畢。猩娘導歇徧觀其居。竹石林泉。各饒勝趣。最後至一室。局鑰甚固。詢猩娘。亦復不知其所藏何物。惟根德則堅。稱不可啟。啓則必有大咎。老人言時。自光暎暎狀。若有精神病者。歇亦不復窮詰。更觀他室。

觀覽既畢。歇詢猩娘先德。所以卜居之故。猩娘曰：余聞吾父當日以研究科學來者。然所研何種科學。殊未前聞也。二人方在談判。忽聞門鈴微振。猩娘促根德出觀。須臾返曰：彼可厭之密倫。又至矣。猩娘蹙額曰：汝盍弗告以余不在室。根德曰：彼覩門啓。乃如犬入竇。呼亦不出竈。能拒絕耶。言時所謂密倫者已軒然入。

### 第三章 觀產

講言密倫之歷史。密倫者猩娘之中表也。於次爲猩娘兄。雄武有力而善游蕩。早歲入奧斯地亞布倫府兵籍。因事見黜。歸而弗爲福祿所禮。斥不與通。故與。

勒。李氏有隱憾。福祿之居本鮮雜賓投謁。先是未誕女福。曾欲收密倫於左右。故屢引之近。既其女兄以福耽幽僻。慮傳染於其子。驅令傭爲他國兵。雖亦瑞之國俗。習慣然。福殊以爲詬病。及密倫削兵籍。其舅氏遂謂不宣方於祖國者。宜膺此謬。而門外之塵決矣。密爲福祿所絕。心滋不甘。又以舅氏多金。涎垂長尺。許陰賂根德。倩其緩頰。根德故木彊不世。故惟奉主人爲神聖。主人命曰弗通。雖贈以礦山。不之顧。密倫弗能強也。自是山中遂無密倫之迹。福祿逝世。猩娘孤露。懼結怨弗爲福。婉告根德。少少與通。密倫旣得間。乃時從女乞假。女頗以爲苦。斯時女之姑已逝。密倫無所憚。且覩女美。欲自結納。顧屢爲女所鄙夷。女旣深惡密倫之爲人。是日猝見其來。傲不爲禮。密行時以目視地。若有所深思者。歇瞰其未見曳女衣。曰。余與斯人未接洽。將避面乎。女紅暈於頰。急報以細語。曰。君勿爾。妾甚不願。獨對斯人語。君幸留爲妾。將伯少紓。語至此。密倫已近前。與女握手。女春纖顫。若欲退縮。忽曰。余指痛。兄幸赦之。密曰。弟乃。

以行禮爲繁苛耶？山中人性質多森冷，乃與世情迥異矣。

女聞愈不樂。轉其首睨歇克密，又以間進曰：「弟旣倦言，竊願介余見此先生。」女正苦密之絮聒，思引歇以自助，聞欲其介紹見歇，如荷教皇赦罪之書，全體汗管油核爲之鬆快。立引之見歇格曰：「夏麥先生，此余之表昆季，密司脫密倫也。妾願爲先生介紹，轉而爲歇介紹，亦如前式。於是二人乃始爲無謂之周旋。女瞷二人談判既開場，亟拔身遯出，如脫兔。又慮密所言必無可聽，或與歇克起競爭，良惴惴已。雖潛逃入室，猶遣根德伺其側，以時相報。此時密倫與歇格間步園中，坐於栗樹之下，密謂歇格曰：「先生亦知此樹之歷史乎？」憶予舅氏種此樹時，余方髫鴆。余女弟尙未降誕，今樹蔭繁縟，余弟亦寢長，鄙人則鬚鬚盈頰矣。歇曰：「君言良是。歲月不居，駸駸者舍我而去，人生若朝露，殊可悲也。」密復曰：「君試觀此園亭結構，雖非新式，然南眺雪山，右臨湖水，岡巒起伏，嵐翠入窗，石泉淙淙，聲如絲竹。園中果實，歲入尙可得數百金磅，其下山田所出尤鉅，嗟乎。」

先生此產皆宜爲余所承襲。今乃坐視他人入室。所謂主人翁者。轉徘徊門外。不得割膏腴之一掬。以自溫飽。不亦大可歎乎。歇聞密隣及財產深露不慊。猩娘之意。良滋不悅。逕答曰。此自關君之家事。非鄙人所敢預聞。鄙人甫與君爲初次之接洽。分更無可置答。君如以爲勒索密司不宜承受先人餘蔭者。未嘗不可詣裁判以伸訴。亦何必曉曉於局外者耳。鼓乎。

歇格此言。本甚切直。密倫殊不以爲侮。復曰。余言亦非無因。余今將宣佈猩娘。不能承受此產。理由訴之裁判。今觀先生與之密切。甚誠恐余志一得。則今之擁有財產。睥睨自雄者。一轉瞬將淪爲窶人。先生亦何取與極貧之女子。日相酬酢乎。歇聞其語及於此。不平益甚。幾欲加以惡聲。不意樹後履音橐橐。一老人喘息而至。戰顫幾不能自舒。約逾一分鐘。始能語。其語未發。先戟指以呼密倫曰。密倫先生。汝適所爲何語。老主人存在時。待汝殊不薄。繼以汝自不檢。乃相棄絕。實則殊無負於汝。今乃欲賣余密司耶。密倫視此老人。即爲根德。覩其

出言之慢。并適所受於歇格者。亦將發洩。怒曰。汝爲勒李氏之奴隸。固無權力。足以干涉余事。何爲以慾語見抵。根德曰。先生。一。余固爲純全之奴隸。然余主人瀕危時。曾鄭重以小女主託余。曰。此女生存。余惟汝是賴。若爲他人所凌踐者。余雖棲神天國。亦必不汝恕也。君試思之。老主人託余如是之重。余能聞先生適時之言論乎。密倫見其詞直。無可致對。唯與歇格言曰。夏麥君。余摯不欲與此狂慾之老人辯。異日可仍相見。今請暫別耳。歇聞其欲行樂甚。即出手與握。曰。願君晚安。余亦將至室中休息矣。密見歇勿挽留。不快益甚。拂衣逕去。歇目送其去。謂根德曰。密司今在何許。胡畏斯人之甚也。言時猩娘已拂花至。邀歇至餐室就餐。而面部之恐慌猶呈於外。

#### 第四章 瞴遊

密倫自以負氣行。遂絕迹於勒李氏。初時根德慮其或肆擾。惴惴特甚。積數日。遂亦不復置念。歇格自戾山中。日與猩娘彈琴賦詩爲樂。顧歇每值宵深。必一

出。出。不以時返。猩娘詢所往。則曰。余愛此間佳山水。喜於人靜時觀之。且此數日之宵。分月華如晝。與雪山晶瑩相照耀。身處其間。恍置身於琉璃世界。乃覽之忘倦也。猩娘曰。此間故多擊獸。夜轟噬人。而俄國逃人散處村墟。多爲暴行。君寧不聞之乎。歇格曰。幸謝密司。余隨身攜有手槍。頗足自衛。當無慮也。猩娘曰。猶憶妾與君初遇時。君曾言有怨家二人在瑞。若隱歧相伺。且爲奈何。言至此。歇格蹙然改容。似有所動。謝曰。余擊感。卿然余性質之所近。不能自改。惟深情已鐫腦印矣。言已而歎。目注猩娘嬌面。若不勝情。

是夕。歇格又出。猩娘獨居深念。默計曰。世有以身犯危險。而快游覽者乎。吾歐人士。好奇特甚。乃有此等舉動。然余於歇格誠不自解。何以息息相關。一至於此耶。言時蹙其含愁之目。注視所居樓外。若有促其速躡。歇後者。於是潛易夜服。亟趨至樓下。是時樓之第三層室。有侍婢楚娟者。聞猩娘啓戶。急趨詢曰。密司此際何往。根德阿伯固屬余注意。勿令密司夜出也。猩娘曰。此固非汝所知。

余已與人期於義尼威湖之餐館。寧能已乎。

言已不待楚娟之答。曳其長裾逕下。過歇所居室。室門已下鍵。知歇早先時去。猩娘心愈迫。又慮與根德遇。則老人之絮聒益將誤其時間。不獲知歇格何往。於是覬其外戶。戶尙啓。急行出。

山路犖確露下草間。滑膩如油。猩娘未慣夜行。行時殊艱澁。久之始及平原。未識歇格違何道。徘徊莫決。於時四山風起。振撼林柯。若怒濤樹葉動搖。閃閃如有人老鶴作聲。殆類罄咳。猩娘聞茲雜響。不覺心怯。已而身側一黑影瞥過。視其步驟頗類歇格。月色迷茫。不能覩其面。猩娘意歇。當無恙。心畧泰然。潛行繾。於其後顧。此人一步必數回顧。若慮有人蹣之者。偶覩其面。果爲歇格。猩娘恐爲所見。不敢追。逶迤從暗中行。然於歇之所爲。益注意。

歇且行且止。每至一樹。必載指停步。若計其樹爲第幾株者。俄行至一大樹下。舉手抉其腹。一木片墜。歇探入其中。須臾空手出。狀甚驚訝。猩娘陰念。是必歇。